

next

新世界

76-14



尼克森 著・丁連財 譯

很多人主張，時代證明了共產主義的失敗、自由民主的勝利。冷戰的結束，埋葬了敵對意識型態的武裝對決。他們宣稱：如今已普世認同市場經濟與代議政治優於中央計劃經濟與獨裁政治；歷史的動力是科技的進步而非軍事，是市場的競爭而非思想。

我們不該低估歷史的不可測度性。「歷史終結論」已被證明是謬誤的。德國大哲康德在兩百多年前就預測：當民主傳遍全球，會出現「永久和平」。然而後來推翻康德預言的例子卻多得驚人：列寧的共產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以及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不過是其中幾個而已。

理性與政治以前就是各走各的路，我們不能忽略以後還有這種可能。尼克森，這一位被譽為最有全球戰略眼光的政治人物，寫下了他眼中根據地緣政治、自由貿易、戰略平衡、民主自決等原則而構成的新世界。

SEIZE THE MOMENT
by Richard Nixon



新世界

尼克森 著／丁連財 譯

ISBN 957-13-0438-7

SEIZE THE MOMENT
A Next Book/ May 1992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ter, 1992
Copyright © 1992 by East-West Research, Inc.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2,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Book design by Sky Wu*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ISBN 957-13-0438-7,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Next Books are published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n affiliate of China Times Dail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5th Fl., 240, Hoping West Road 3 Sec., Taipei, Taiwan.

PRINTED IN TAIWAN

關於 n e x t

這個系列，希望提醒兩點：

1. 當我們埋首一角，汲汲於清理過去的包袱之際，
不要忽略世界正在如何變形，如何遠離我們而去。
2. 當我們自行其是，却慌亂於前所未見的難題與變動
之際，不要忘記別人已經發展出的規則與答案。

我們希望這個系列有助於面對未來。

我們也希望這個系列有助於整理過去。

郝明義

序

胡志強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體系的主要特徵——美蘇兩大超級強國的出現，以及民主自由與共產極權兩極化的對峙，隨著前蘇聯的瓦解與全球共產主義的沒落，而煙消雲散。代之而起的似乎是一個美國將獨領風騷的時代，它正導引國際新秩序的重建。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先生就是在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下，以宏觀的視野，體察錯綜複雜的世界，勾勒出他對美國外交取向的見解，而完成這一本書。

研究國際政治者，均有其基本的研究架構。在本世紀當中，雖然多是百家爭鳴，但一般皆不會忽視有關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等兩個學派之間的爭議。

理想主義研究架構是規範性的，它強調尊重法律、接受共同價值和在發展國際組織的基礎上建築理想的國際秩序。其所著重的是這個世界的「應然」(What ought to be)，而不

一定是「實然」(What it is)。

現實主義學派則注重「實然」。它認為，國際關係幾乎全是國家之間爭權奪利的搏鬥，每個國家的最高目標都是求取本國的最大利益，而權力是衡量利益的標準。像任何政治現象一樣，國家在制訂政策的時候，權力因素永遠放在第一位。道德與法律從「應然」的角度出發，不可能充分解釋國際關係之間合縱連橫的現象。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在以往雖鮮有交集，可是在本書中，尼克森卻將其相互涵融、兼容並蓄，而發展了「務實理想主義」的架構。他認為「不顧現實的理想主義是無能的，沒有理想的現實主義是不道德的」，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應該是「應然」與「實然」的結合，一方面追求自我利益，另一方面更需要彰顯正義法理。在本書中，尼克森充分展現了務實與平等的風格，他力倡自由民主與和平的價值理念，做為美國的外交理想；同時也對各國的民族傳統、風俗及制度表示尊重，強調美國不宜把本身的價值理念強加諸在其他國家之上。

本書的前六章，說明美國對全球各地區所負有的歷史使命：在雷根所稱的「邪惡帝國」蘇聯方面，尼克森以驚人的準確度，成功地預言：由於共產主義的崩解，各加盟共和國正朝向完全獨立，而會轉型成為平等自主的國協。他認為美國最佳的策略，是以援助行動，讓後蘇聯體制享有光明的民主遠景。

在歐洲整合方面，東德擺脫前蘇聯的監控之後，面對轉型的社會動盪與經濟惡化；兩德

統一後，分裂的不確定狀態消失，正尋求自己在世界的新角色；歐市的保護主義，形成經濟壁壘，對全球貿易亦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北約這個集體安全體系，試圖向已瓦解的華沙集團成員展開雙臂，歡迎加入合作的行列。尼克森在本書中構築的「跨大西洋共同家園」(The Common Transatlantic Home)，期許歐洲能自我調適，邁向和平、自由與繁榮。

「廿一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太平洋邊緣地區潛力無窮。日本、中共與前蘇聯呈現鼎足之勢，三者角力互競的摩擦關係，需要美國參與其間，「和平的太平洋世紀」才有可能來到；反之，缺少了美國的中介角色，「太平洋世紀」將會充滿衝突。

談及美國對華政策時，我們可在本書中看出，尼克森雖已遠離政壇，卻不能忘懷他在美「中」關係上自許的「成就」。他的立場一如往昔，即以「上海公報」為基礎，鼓吹對中共之重視。他認為中共有潛力成為經濟強權和主要政治玩家，惟目前卻正處於一種十字路口之矛盾情況——雖然人民正在尋求與共產黨脫離關係，而現在的領導人，卻不願放棄極權專利。對於中共踐踏人權的事，他主張暫且容忍，以輔助大陸達到和平演變。他反對孤立中共，以「亞洲四虎」——中華民國台灣、新加坡、南韓、香港為例，主張人們耐心等待中共先從經濟改革做起，政治改革自會水到渠成。

此外，尼克森並藉稱頌「亞洲四虎」的發展經驗之餘，希望低度開發國家以之作為學習效法的借鏡，擺脫貧窮，追求發展。這對四虎之一的我國而言，實在是一種肯定。

總之，本書針對國際局勢的發展演變，以獨到的見解，提出詳盡之剖析，可讀性極高。欣見時報出版公司譯介此書，相信當可對國際關係有興趣的讀者，提供啟發性的思考，故樂為之序。

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一日

作者的話

九〇年，我寫這本書的動機，意在呼籲大家注意八九年莫斯科對東歐的監控瓦解後，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我相信在東、西衝突上，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不戰而勝的契機。從那時起，全球有了戲劇性的變化——先是九〇年美國協調多國部隊，解放了科威特；接著，九一年蘇聯共產帝國崩解，全球政治環境不變。

我相信，美國抓住此刻以增進世界和平自由是亟需的。傳統的想法是，當我們達成任務之後，就無需扮演世界的主要角色。我強烈反對這種觀念，冷戰結束並未使世界更單純，反而是更加複雜化了；它解決了一些衝突，但引進新的、更艱難的問題。在我看來，美國做為主要角色不但不是多餘的，反而比以前更加重要。

書中，前六章我談的是美國該如何運用此領導地位；第七章談的是我們在國內該如何做

，不僅要有行動的方法，還要值得做他國的典範。

範備此書時，我受到許多同仁及各領域專家的協助。我想感謝麥道格（Walter McDougall）、史耐德（Jed Snyder）、史坦（Herbert Stein）、克里夫（William Van Cleave）、威德勒（Jennifer Widner）及威格（David Wigg），他們幫我準備了極為豐富的背景資料。此外，我還受益於畢靈頓（James Bilington）、厄爾斯（Fritz Ermarth）、海蘭（William Hyland）、利里（James Lilley）及奧克森堡（Michel Oksenberg）諸人的觀點。我還要對下列三位長期夥伴表達特別的謝意：厄斯渥斯（Rebert Ellsworth）和西姆斯（Dimitri Simes），不僅提供歐洲及蘇聯情勢的敏銳分析，並給予我九一年三月蘇聯之旅時不可或缺的幫助。普萊斯（Ray Price），是我白宮演講稿主要撰寫人，並籌畫我的前兩本書，感謝他提供如何處理國內問題的意見。

特別感謝克羅莉（Monica Crowley）和馬科斯（Joe Marx）做了大量有用的研究和編輯協助；還有史傳基（Marin Strmecki）再度擔任我的研究編輯指導，使整個計畫井然有序。

一九九一年九月 寫於紐澤西

新世界(目錄)

序

作者的話

第一章 新的全球政治地圖

自由的幻影 3 一九四五的故事 4 峯迴路轉的八九年 7 歷史終結的迷思 10
裁減軍備的迷思 12 美國沒落的迷思 14 九〇年的低壓 16 重畫世界政治地圖 18
美國，回家吧 21 手拿刀劍的自由女神 22 務實的理想主義 24 地緣政治的新秩序 27

第二章 後蘇聯的分合

如果山姆能與北極熊握手 34 誰失去戈巴契夫 36 華爾街與市井大道 40
偏見、風潮與悲劇 45 立陶宛的音樂政治家 48 戈巴契夫的神話 50 選民就是他自己 55
全世界最反共的國家 59 新國協危機 四伏 60 民主自決原則 64 不是找機會一齊拍照 65
撈過界的辯論 68 開啓國協多邊新門 70 共產主義的天性 72 藏在烏拉山的武器 75
稀薄性防衛 79 莫斯科不要東歐電車 81 無法承受對外慷慨 82 K G B 還在加班 84
半調子改革 86 第二次馬歇爾計畫 88 實話實說的改革者 90
史提芬斯夢想中的俄羅斯 92 信徒選錯撒旦 95 民族主義的春天 98
赫魯雪夫預言的錯誤 100

第三章 跨大西洋共同家園

歷史文化臍帶 105 柏林圍牆的憂喜 111 曼斯菲德修正案 115 家園的五根支柱 119
重組集體安全 120 震盪療法 122 資本主義的槓桿 124 南斯拉夫種族衝突 125
政治掩護柏林 127 德國棋盤 129 兩股傳統：閉關、開放 130 北約何去何從 132
快速打擊部隊 135 開放的共同家園 136

第四章 太平洋世紀三國誌

角逐盟主呼聲 141 日本第一 142 GNP 1% 之爭 144 不出兵，就給錢 146
美日經貿摩擦 149 官商複合體 151 社會老化與性歧視 152 美國壽司，日本迪斯奈 154
打開中美關係史 156 上海公報 158 能捉老鼠就是好貓 159 天安門理性與感性之間 160
北京的歷史抉擇 163 最惠國待遇 VS 人權 166 報復不如和平演變 169 北京唱獨角戲 173
俄羅斯的東進 175 戈巴契夫三段式策略 176 以退為進的和平攻勢 178 亞洲戰火未熄 181
凳子的第四隻腳 183

第五章 回教世界一百九十族群

三十七個回教國家 187 核戰引爆點 188 文明搖籃或墳墓 190 大蛇坑中動謀略 193
街頭吶喊教派 194 牌桌共事戰術 196 選擇性夥伴政策 198 微妙的外交 201 致命的幻想 202
羅賓漢幫不上忙 207 尼克森主義 209 以阿地緣政治 210 以土地換和平 213
美國不會讓以色列敗亡 215 四十四年來最佳談判時機 216 以阿協議四原則 218
大衛營協定公式 220 和平談判五準則 223 協助回教世界重生 225

第六章 南方國家的難題與機會

道德與利益 229 問題站在門口 231 台北和漢城的回憶 232 成功的五大關鍵 235
政治動盪耗國力 240 民主不能任意移植 243 智利攀升，菲國走偏 244 政府干預的股鑑 246
印度的政經倒錯 248 不能靠國際施捨 251 南非違反西方道德 252 古巴經濟災難區 254
安哥拉自由尚未贏 257 美援四大方向 258 寵壞了花生農夫 260 經援要有方法 263
外債拖累全球經濟 265 找出自己的路 266

第七章 理想與現實主義之間

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強權 271 美國的心路歷程 273 從詹森到雷根 274
打一場半戰爭的武力 276 高三學生溫書不到一小時 279 大學通貨膨脹 283 聯邦預算赤字 285
自由、機會與尊重 280 新式專制 288 權利與特權 290 美國社會走了樣 291
教人民管理自己的政府 293 打擊吸毒需求面 294 流民的天堂 295 社會福利鴉片 296
機會階梯 298 和平架構 301 雄心道德性 303 兩萬美元所得的世紀 304

第一章 新的全球政治地圖

二十年前，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杯慶祝中美關係邁入新紀元時，引述了毛澤東詩句：「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毛澤東用這些詩句勉勵同志奮鬥，去爭取共產主義的勝利。

今天，當我們慶幸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崩潰，以及伊拉克入侵波斯灣行動瓦解時，不論在美國國內或全球各地，都仍有未竟事務，我們必須掌握契機爭朝夕，為世界和平與自由贏得勝利。

過去五十年間，我們生活在兩大超強衝突所主控的世界，不同的意識型態引導兩大超強相互敵對，東西冷戰界定了這個時代的特質。美蘇在歐亞前線相互對抗，在中東及南亞的區域衝突中，各自扶持代理人，並在低度開發國家的內戰中較勁。然而，如今再也沒有人願意

自由的幻影

去相信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蘇聯崩解後出現的各共和國非共政府，也忙於處理龐雜的內政問題，無力在國外再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現在，我們生活在美國獨強的世界，美國必須重整外交政策去開創新局。對於另一超強蘇聯的崩潰，美國很多左右派人士的直覺反應，就是要美國收手走向新孤立主義。然而，在未來的數十年間，美國事實上仍是不可或缺的世界領袖。

過去三年間，全世界的人像是在搭雲霄飛車，由高漲的期盼跌到破滅的幻影，再陶醉於無限美好遠景中。一九八九年，當一連串歷史事件接踵而來時，我們的期盼上升到最高點——東歐共黨政權相繼崩潰，柏林圍牆倒塌，戈巴契夫進行政治改革，美蘇兩大超強加強合作，第三世界中區域衝突減少。各大媒體、學者專家、民間智庫紛紛宣稱，我們正目睹著代表和平自由的國際新秩序的誕生。

然而，九〇年時世界局勢卻急轉直下——東歐新興民主國家面臨了轉型的陣痛，蘇聯共黨保守人士在一陣喘息後接著又反撲，戈巴契夫在改革大道上急踩煞車，伊拉克總統哈珊入侵科威特，美國和西方盟國被迫在波斯灣用兵，而第三世界的區域衝突又繼續下去，無法輕易解決，世界和平的憧憬頓成幻影。雖然冷戰使兩大超強維持了和平，但是冷戰結束卻未能

終止較小強權捲入熱戰的威脅。

不過，一九九一年的兩件大事，使得九〇年的不安，出現峯迴路轉——美國與盟國在波斯灣獲得大勝利，把伊拉克部隊逐出科威特，華盛頓方面重建了扮演世界領袖的信心。

但是，拿破崙事件和蘇聯自由勢力在八月不流血的反政變勝利相較，卻又顯得失色許多，因為後者才是二十世紀的大轉捩——一九一七年共產革命揭開了二十世紀極權恐怖的序幕；一九九一年的民主革命，則為破敗的意識型態及不受信任的政權，進行了一場閉幕式。

這些事件提醒我們，現實世界並不是依循「全球乍現和平」(Peace breaking out all over)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運作，而是順著地緣政治的恆久本質轉動。我們該為最近國際局勢的順向轉變表示慶幸，但是卻不該沉醉在美好遠景的想像當中。在國家彼此競爭的世界裏，利益的衝突與紛爭是無可避免的；然而，若能巧妙運用美國力量，仍有一絲希望可以維繫自由與和平。

一 九四五的故事

近半世紀來，世界衝突的主因是共黨的持續擴張侵略。他們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前就掀起了冷戰——一九三九年，在史達林與希特勒的秘密條約掩飾之下，莫斯科併吞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以及大戰前屬於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大片土地。大戰甫一結束，史達林就

在波蘭、捷克、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國，扶植共黨傀儡政府。蘇聯紅軍從納粹德國手中「解放」了東歐，然而對這些國家而言，共黨解放卻代表一種新的專制獨裁。史達林將戰前用於蘇聯的殘忍伎倆，「輸出」給對他卑躬屈膝的東歐代理人——公審、整肅、勞改、恐怖統治，東歐從此關進了極權統治的鐵幕中。東歐只是冷戰的頭一個舞台，後來幾乎遍及半個世界地圖：

一九四五年，蘇聯強佔日本北方四島。

一九四八年，幫助金日成建立北韓共黨政權，同年又企圖收編獨立自主的南斯拉夫狄托政權，並封鎖了西柏林。

一九四九年，協助毛澤東的中國革命。

一九五〇年，支持北韓發動韓戰。

一九五五與五八年，在兩次台海危機中，為北京撐腰，與美國所支持的中華民國發生衝突。

一九五五年，銷售武器給埃及，引發中東軍備競賽。

一九五六年，在布達佩斯街頭，屠殺了千百名匈牙利自由鬥士。

一九五六年，鼓動埃及總統納瑟奪取蘇伊士運河。

一九五九年，協助卡斯楚奪取古巴政權。